

往事回忆

火苗在一阵西风的猛烈煽动下忽地一下子窜了起来，一眨眼便将整幢五层大楼包围了起来。火光映红了四周漆黑的夜空。

“消防车怎么还不来啊？”

“火警报了都有五分钟了吧？”

从看热闹的人群中不时地传出一阵阵焦虑的声音，火灾现场浅间旅馆那边飘过来的火星纷纷落在人们的头顶上。站在最前面的那些人是刚从火海中脱险的旅馆职工和住宿的客人，此刻他们正惊魂未定地仰着头看着眼前的熊熊大火束手无策。

“里面还有人呢！还有没有逃出来的人呢！快想办法救救他们吧！”

“快想办法？已经没有办法可想了。里面可是火海啊！难道老大爷的亲人还没有逃出来吗？”

“那倒不是。我是实在看不下去啊！”

“话是这么说……”

火苗像生风似的不断地朝四周蔓延，大火还在显着淫威发出轰轰的巨响，听上去像是有什么笨重的东西在倒塌。总之，

火海中的旅馆内外是一片绝望的哀鸣。

“快看！”

随着一声叫喊，人们纷纷抬起头朝五楼的窗口望去。从窗玻璃上映出了一个人影，好像是一个男人，正摇摇晃晃地朝窗口靠过来。突然那个身影又看不见了，大概是被一阵浓烟熏倒了。

就在人们痛苦地面对着一个濒临死亡的人而感到无可奈何的时候，终于听到消防车的警笛声。不一会，消防车和救护车穿过看热闹的人群来到火灾现场，身穿银色消防服的消防队员们没等车子停稳就跳下车，拉着水管朝消防龙头奔去。

“喂！五楼上还有人！”

话音刚落，消防车上的云梯便噌噌地朝着五楼窗口伸了过去，一名消防队员毫不畏惧地顺着梯子爬了上去。下面的人都屏住呼吸紧张地看着这惊险的一幕。

那位戴着防毒面具的消防队员爬到窗口用一把太平斧头砸开了窗玻璃，顿时从里面喷出了一股黑色的浓烟。只见那位队员勇敢地将脚朝窗台上一搭飞身跃了进去。紧接着，又有一位队员登上了梯子。楼下围观的群众不由得为他们捏起了一把汗。

大约十秒钟后，黑烟中露出了一顶银色头盔，是一位消防队员扶着一个青年男子出现在五楼窗口。见到有人得救，人群中发出了一阵为之庆幸的欢呼声。这时，两台消防车接好水管开始放水，水柱朝着火势最猛的四楼窗口喷了过去。

从五楼窗口救出的男子虽然显得精疲力竭，但当等在梯子

下面的消防队员准备去扶住他时候，他还是挣扎着用自己的双脚站稳了。那位将他救出的消防队员见状，对下面的同伴竖起一个手指，一转身又消失在浓烟中。他的手势大概是想告诉人们还有一个人没有救出来吧？人们情不自禁地为这位消防队员的敬业精神而感动。

那位得救的男子抓着消防队员的肩膀慢慢地下了消防车。他看上去四十刚出头，身上浴衣的前襟大敞着，正在不停地咳嗽。抬着担架的消防队员头顶着漫天飞舞的火星跑到这位男子的身边。

“真壁先生他……”

躺在担架上的男子轻声叫着一个名字。这位真壁先生可能是跟他一起的吧？

“放心吧。马上就会得救的。”

戴着头盔的消防队员俯身在男子的耳边轻声安慰着。尽管这样他还是仰起头不安地望着自己住过的房间。

这时，戴着防毒面具的消防队员的身影又在五楼窗口出现。这回得救的又是一位男子，身上的浴衣跟刚才的那位男子一样，看上去比那位要衰弱得多。是两位消防队员扶着这位得救的男子出来的，其中的一位消防队员好像听见了什么动静，一转身又冲进了黑色的浓烟中。里面一定还有人没有救出来。

“肯定还有女人在里面，刚才我听见了女人的哀鸣。”

听到人群中有人这么一喊，众人的眼睛就像钉子一样钉在了五楼的窗口上。

消防队员将第二位男子救到了地面以后，便又戴上防毒面

具再一次爬上了消防云梯。他紧跟着战友的身后冲进了五楼的窗口。

这时又有三台消防车赶到了现场加入了救火行动。火势丝毫没有减弱，眼看着就要爬过五楼的窗口。

又有一位消防队员爬上梯子冲进了浓烟。几乎就在这时从四楼传来了一阵巨响。

人们都在焦急地等待着消防队员们的身影再一次在窗口出现。

在等待中度过了漫长的几分钟后，一对父女模样的男女被两位消防队员抱着从地狱中逃了出来。

“都得救了 都得救了！”

消防队员们互相转告着这个值得庆幸的消息。

不过，无论是现场的群众还是消防队员们都知道有一位消防队员还没有离开大楼。因此，两位消防队员将那一对男女安全救到地面以后，又转身爬上梯子去营救自己的伙伴。

位于浅间山麓的旅馆火灾终于在凌晨一点零五分被扑灭了。旅馆职工和客人中共有轻重伤员九名，没有出现死者。一名只有三十五岁的年轻的消防队员因公殉职。

第一章 密室大师

1

定员二百人左右的阶梯教室里差不多坐了一半。今天是十二月二十四日，是圣诞前夜，又是上午的第一节课，有这样的出席率算不错了。我这样想着在最后边靠门口的位子上坐了下来。站在讲坛上的副教授是我的朋友，他松松地打着一根细领带浅坐在椅子上，一只手撑着下巴在讲课。

“当然，我们不得不说犯罪学是一门科学。将众多惨不忍睹的事件收集在一个盘子里，再洒上一些常识的粉末就可以定论的话，破案不是太简单了吗？如果犯罪学是这么简单的一门学问的话，那么还有必要学吗？就像总是有一些自作聪明的人去贬低职业棒球评论家和电影评论家一样，犯罪学是不是也只能甘心位于甚至于比他们还要低的地位上呢？”

他说话的口气还是跟往常一样冷静，一只手依然托着下巴。第一次听他讲课的人说不定会想，这位年轻的副教授是对自己的工作不满意呢？还是心情不好呢？实际上两样都不是，

是因为他太困了。

“但是，如果装出一副什么都懂的科学家的样子也是十分危险的。以人的内心世界难以踏入为理由，用假科学来回避无法解释的事情更是愚蠢的。譬如说，你们各位都相信你们天生就是罪犯这样的说法吗？或者相信犯罪的性格是遗传的吗？”

他说着，目光在学生们中扫视了一周，途中与我目光对上时，他却若无其事地将目光移向了别处。

“有人认为罪犯是天生的这种想法是一种偏见，但也有人认为这种想法偶尔会有被完全言中的可能。我们已经超越了伦布罗素和富顿的天生犯罪之说。我们不齿那种认为罪犯大多是鼻子歪、额头窄小的人种的理论和充满了欺骗性的统计，我们认为它是一种几乎没有案例可举的恣意性的东西。但是认为犯罪者是天生就与人类世界格格不入、是怪物等一类的想法仍然被众多的拥护者所肯定这一点来看，你们当中也一定存在着从内心难以否定这种观点的人吧？持这种观点的人们经常会巧妙地收集一些案例来说明他们的观点。你们知道朱克一族的故事吗？”

没有人回答。他用手搔了搔长满了白发的头。

“也没有人读过西村寿行的（血影）吧？”

副教授的问话有点奇怪。作为一名推理小说作家的我也没有读过。于是，我预感到接下来的话将会非常有意思，便打开了笔记本。

“在一八七七年，一位名叫理查德·达克迪尔的美国学者开始进行了某项研究。他先假设犯罪者都带有一种犯罪性的因

子，而且这种因子带有遗传性，然后再立证进行证明。他挑选了名叫朱克的罪犯作为样本，在对其家族几代人进行了调查以后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一直调查到一百二十五年之前的祖先为止，朱克家的血亲及姻亲还有与他们住在一起的人，总计应该有一千二百人左右。在这些人当中，达克迪尔对他们的血亲五百四十人、姻亲还有同居人一百六十九人进行了更进一步的调查。这七百零九人到底是怎样生活的呢？结果他发现其中曾经犯过罪的人有七十七人；给别人当情妇或者是吃软饭的，在性生活方面自甘堕落的有二百零二人；沦为乞丐被国家有关部门收养的看破红尘者有一百四十人。也就是说共有四百二十一人是有问题的。当时，他挖掘出来的人数只占朱克家族子孙总人数的百分之五十九，其中有问题的人数竟然占推算出来的一千二百人的百分之三十五之多。这可不是一个寻常的数据啊。看，就这样，所谓犯罪是通过血缘关系遗传的一说就成立了。朱克一族被称为森林人，据说他们在恶劣的生活环境中不断地重复着近亲通婚，因此使这种含有浓密的犯罪因子的血缘得以遗传并保持下来。还有一种说法是，仅仅是十九世纪上半叶当地州政府就为这一族人花费了超过一百三十万美元的开支。”

虽然我并不是特意来听课的，但是我还是将这些具体的数据记了下来。当然副教授也是边看着笔记边讲的。

“虽然同样是实验调查的结果，你们是不是会认为这种说法比伦布罗素的学说更有说服力呢？但是，这里面实际上存在着一个陷阱。如果说从一八七七年开始回溯到过去一百二十五

年的岁月的话，就说明达克迪尔将调查的手一直伸到了一七五二年。那么，他真的有这么长的手吗？事实上，在十八世纪的美国政府和法院的档案根本就没有得到完善的保存。所以可以说这个调查结果的真实性是值得怀疑的。一九〇七年名叫爱思德卜洛克的研究者继续达克迪尔的研究对朱克一族进行了调查，发现之后的犯罪者的发生率竟然减少了一半。这也表明了将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姻亲和同居人也计入调查范围之内的做法是非常粗糙的。这与他原先提出的犯罪是生物学上的一种遗传的假说相矛盾。至此，达克迪尔关于《朱克家族的研究》的报告就失去了它的真实性，被扔进了迷信的盒子里。”

既然是迷信学了也没用，我停止了记录。

“但是，到现在还是有研究者对着显微镜在寻找犯罪者的染色体中是不是存在着不同寻常的因子。他们是想从中找出科学根据来证明犯罪者是怪物，是另类，与他们所谓的正常人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

“话虽然有点扯得太远了。不过我认为这种观点是危险的。科学就是要追求真理，并不是妄想者的守护神。你们明白了吗？”

学生们都在点头。

“好吧！”他看了看表说：“讲了这么多题外话，时间还剩下五分钟呢。今天说得太快了，就讲到这儿吧。那就让我们明年再见。各位学习认真的好同学，祝大家圣诞快乐，也祝大家过个好年。”

就在他准备从椅子上站起来的时候，坐在前排的一位女生

大声地说：“也祝老师圣诞快乐，新年好。”副教授微笑着对那个女生挥了挥手。

我拿起放在脚跟边的旅行包，从教室后门的楼梯跑了下去。

“辛苦了！”

我赶到教室前门口逮住从里面走出来的他打了声招呼。教室里拥出来的一大群学生从我们俩的身边走了过去。

“喔！有栖！躲在教室的后排一边听课还一边记了笔记？是不是准备将我刚才说的那些内容作为你下一部作品的题材啊？”

有栖是我的名字。先简单地做个自我介绍吧。我叫有栖川有栖，三十二岁，职业是专业推理小说作家，年收入差不多维持在普通工薪阶层的水平。以下的内容务必注意，因为我不打算再重复第二遍。我的这个恐怕在全日本都找不出第二个的名字，是我母亲为我起的，并不是像什么伊达呀、粹狂之类的笔名。再有，我的性别是男性。

“是啊，说不定什么时候能让我借用一下。”

我因为是在大阪生大阪长的，所以一口关西口音。而我这位生于北海道札幌跟着父母辗转各地长大的朋友却说着一口标准的东京话。

“原来如此。怪不得你这家伙要那样急吼吼地记笔记。”

说话的副教授名叫火村英生，与我同年，是这所大学里最年轻的副教授，主讲母校京都英都大学社会学部犯罪社会学的课程。顺便说一句，我也是英都大学的毕业生，与他在学生时

代就是朋友。至于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物，在这儿先就此打住，容我在后面作详细介绍。

“你才辛苦了，提着个旅行包。在京都车站等着我不就行了嘛。”

我们俩约好了，今天出去旅行。虽然他说的有道理，但我只是想看看好久不见的他上课的样子。

“走吧 我马上去拿行李。”

说完他扭头就走。我赶紧追了上去。

“刚才上课的内容到车上继续讲下去好吗？”

“不行！”火村停下了脚步，看着我说，“我还要赶着将真壁圣一的新书看完呢。”

“你真够朋友啊。这才叫辛苦呢。”

“人活着本来就是辛苦和受累嘛。”

2

我们俩要去的是位于北轻井泽的，我的同行真壁圣一的家。正因为如此，作为被招待的客人火村才在一种使命感的驱使下打算将他的作品看完。

但是事与愿违，可能是因为起了个早，刚上完他最讨厌的第一节课的缘故，一上新干线列车他便歪着头睡着了，连窗外美丽的琵琶湖也来不及看一眼。真壁的那本新书被插在前座椅背后的口袋里。我看着他那副样子，从旅行包里取出跟他一样的那本书看了起来。实际上，我与他做好了同样的打算。

书名叫《第四十五号密室》，是一本描写密室作案的推理小说。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真壁圣一是个怎样的人物吧。刚才我虽然说了是我的同行，不过他与我相比可是有天壤之别的。

真壁今年五十岁。三十三岁时，因获得被誉为推理作家的龙门的金罗奖而成为职业作家。获奖作品《密室的死因调查》被认为是当时濒临消失的一种作品类型密室类作品的超凡杰作。记得在他隆重登场的那一年，我还是高中生。后来，他每年发表一部或是两部长篇作品，全部都是有关密室作案的。除了二十三部长篇作品以外，他还发表了三十二篇短篇，其中有二十二篇是关于密室作案的作品。虽然当时有人讽刺他是一个只会唱一首歌的歌手，但因为他的严密的情节设计使每一部作品情节生动，引人入胜，连标榜自己是反真壁派的评论家也只好苦笑着说对他是“想怒又怒不起来”。

因此他当之无愧地获得了“日本的狄克逊·卡”的称号，这可是与被称为“日本的阿加沙·克里斯蒂”的女作家们是有区别的。因为他有几部作品曾经被译成英文在英美等国出版过。也就是说，就像杨·爱克斯特雷穆被称为“瑞典的狄克逊·卡”一样，这是英美等国的出版社给他的一种称号。有一个每年都举行的推理作家的聚会，明年将在加拿大的多伦多举行。他与美国著名女作家麦肯特·米拉一起被邀请出席安索尼·巴集的集会。这不能不叫我羡慕不已。因为本人曾经半开玩笑地求出版社，当然是日本的出版社，把我作为“日本的埃拉里·克因”包装推销出去，却被一声“你还是加油朝这个方向努力吧”给踢了回来。好吧，我的事就别管了。就在这个有栖川有

栖还在奋起直追的时候，年方五十的真壁圣一就被称为“密室大师”了。

说句不能外传的话，这位大师看样子已经才思枯竭了，最近这几年有点不顺。大家一直都在议论他到底打算到何时才能扔掉密室进入一个新的境地。可是他到今天仍然顽固地拘泥于他的老套，连我都不得不感到吃惊。眼下又听说他正在设计第四十六号密室的情节，投入第二十四部长篇的创作。

我与他同在一家叫珀友社的出版社出书。有一次，在那家出版社的接待室偶然相遇，对方先跟我打了招呼，我们就这样认识了，时有电话来往。去年圣诞节，第一次被邀请到北轻井泽的他家里作客。虽说他的脾气有点古怪，但与我倒还挺合得来。两个月前的一次电话里，我在他面前第一次提起了火村英生这位性格独特的朋友，他马上就说：“圣诞节，请务必把这位朋友一起带来。”事后，我对火村一说，他竟然满口答应了。没想到这位副教授还看过真壁的几部作品呢。

“去年从伦敦回来的飞机上看过的那本《THE KEYHOLE》写得不错。”

听他这么一说，我反问：

“那叫《不可能的锁》。你是不是故意说成英文的了？”

“我在伦敦的‘马达旺’书店里看见了，就买了一本。”

马达旺是位于被称为“伦敦的神保町”的查里克罗斯的一家专卖推理小说的书店。对于推理小说的爱好者来说那里是伦敦一景。火村虽然不是推理小说爱好者，因为我托他买几本书，他才去了那里。我能理解他当时看到英文版的真壁的小说

时，情不自禁地买下时的心情。我也曾经在那里情不自禁地买下雅子·卢川和静子·夏木的书。

列车到了名古屋，火村终于睁开了眼睛。

“肚子饿了 吃饭去吧。”

他手里拿着真壁的小说催着我走进了食堂车厢。接着，他便一边胡乱地往嘴里扒拉着咖喱饭一边贪婪地看着手里的书。

吃完饭回到座位上，我们两人又都捧着书看了起来。大约看完了百分之七十的时候，列车到达了东京。我们换乘山手线来到上野车站，再转乘开往轻井泽的特快列车。虽然这样转来转去的有点麻烦，但是比直接从京都到轻井泽要快得多。

有不少扛着滑雪板的乘客上了特快列车。我们俩找到位子坐下，车子一动便又捧起了书。杉井的招呼声，是在刚刚离开上野车站的时候听见的。

“在，在。有栖川先生！你果然也是坐这班车啊。”

杉井阳二弯着身子，他的脸快要凑到我的脸上了。他是一家大出版社青洋社的编辑，负责真壁圣一的作品。我也曾经因为一篇刚写好的小说受到他的关照。他看上去四十出头，头发上因为涂了不少摩丝服服帖帖地贴在耳朵后面，整个发型看上去与他的年龄很相称。他的爱好是攀岩和潜水。总是穿着一件英国名牌 Burberrys 的风衣，是一个时髦的男人。

“我就坐在前两节车厢里。想看看有没有熟人，就转到这儿来了。”

他大幅度地转了个身，手指着前面的车厢说。

“这位是我的朋友火村，也受到了真壁先生的邀请。”

我将靠窗口坐着的火村介绍给杉井，他显得有些意外。可能是因为火村始终在埋头看书，没有抬头，看不出他是跟我一起的缘故吧。

“是吗？我叫杉井，担任真壁先生的编辑。今天是圣诞夜，顺便去先生那里催一下稿子。哈哈。”

他可能不知道什么叫做陌生吧，用很随便的口气向火村作了自我介绍。副教授只说了一句“我是火村”，又低下了头。

“你就是英都大学社会学学科的火村副教授？我从真壁先生那儿听说你要来。参加聚会的各位都很高兴见到你啊。因为都是一些靠描写和出版杀人故事谋生的人，所以能听到你的犯罪学讲座的话，简直就是最好的圣诞礼物了。”

听起来火村简直是为了他们的余兴才被邀请的。火村虽然心里在苦笑，嘴里还是恭恭敬敬地说了句“实在是当不起”。

“先生他正在写的作品是准备在杉井先生这里出版吗？”

被我这么一问，杉井回答：

“是啊。船泽先生那儿的是下一部了。”

这位船泽是珀友社的编辑，他应该是在今天下午到达星火庄。圣诞之夜被真壁邀请到星火庄的客人有真壁的编辑、关系亲密的作家，还有其他好友等等。除了杉井阳二、船泽辰彦以外，还有布拉克书院的安永彩子也一定在星火庄等着我们吧？作品数量不多的真壁，出版的书限定在这三家出版社。听说“星火庄”这个真壁宅的名字取自他最喜欢的作品（星火庄的密室）那本书。

“今年的客人有哪几位啊？”我问。

杉井掰着手指数着告诉我。

“除了我们以外，还有船泽、安永，作家有石町庆太、高桥风子。这么一算有几位了？”

“七位。”

“要招待这么多客人可是不容易啊。不过，受到真壁先生邀请的人也怪拘束的，并不轻松啊。”

我对他最后的那句话颇有异议。去年那一回，我亲眼看见他半夜里没有得到主人的同意，打开冰箱呢。

“好吧。那我们到了轻井泽再见吧。”

他神气活现地甩了甩头发走了。

“一下子邀请了七位客人，真令人吃惊啊。房子一定挺大吧？”

火村看着杉井离去的背影说。

“听说原来是真壁先生开贸易公司的父亲买进的一幢别墅，用来招待有生意往来的外国客人和作为公司职工的疗养所。”

“现在那家公司呢？”

“还在。不过先生已经将公司的股份全部卖给了别人，只留下这幢别墅作为自己的住所。”

“有点太大了吧？”

的确是。

“先生好像喜欢住在既冷清又宽敞的地方。那里有我住的公寓和你住的宿舍的十倍左右大呢。”

我住的公寓在大阪的市中心，是位于夕阳丘的两房一厅。他住的地方是从大学时代开始一直住到现在的京都北白川的宿

舍，面积只有六张榻榻米大小。

“可是，在圣诞节被邀请到先生的家里，对编辑们来说实在不是一件好事啊。难道大家不想与自己的家人或是恋人共度圣诞节吗？”

“真壁先生倒没有强求。”

“说是‘如果可以的话’，但被邀请的人也不好意思说‘那我就免了’这句话呀。”

“话是这么说的。可是你刚才听到的那些人是不会的。因为大多数是单身一人，我想一定都很乐意来的。”

“我不是想取笑他们，可是受到邀请总不会是什么坏事吧？”

“不要误会。虽说每年都是那几张老面孔聚在一起，可能是因为大家都非常投缘，所以谈起话来非常有意思吧！”

“像我这样的人闯进去，要是不破坏气氛就好了。”

“你只要来点逗乐就可以了。”

“逗乐？”他歪着嘴说道，“把年轻有为的犯罪学学者说成是专供逗乐的小丑不应该吧？”

“失礼了。将年轻有为的临床犯罪学者说成是逗乐的。”

他轻轻地用鼻子哼了一声又埋头看书去了。

临床犯罪学者是我造出来的单词。因为我认为对火村英生来说没有比这个词更确切了。火村是离那些位于象牙塔顶尖上研究学术的学者们非常遥远的研究者。他的研究方法就是亲赴犯罪现场调查，与犯罪直接接触掌握第一手资料。有几次他比警察还要先找到线索，解明案情。虽说这些事情都没有公开

过，但是这是事实。不公开是因为他怕会抢了警察的功劳，引起警察当局的反感，造成今后难以得到警察的配合亲赴现场考察。对于他来说；作为一名非公开的协助警察调查的人物是最明智的了。虽然与犯罪学者的素质没有关系，但是他好像很有侦探的天分。

作为作家的我来说，不是没有想过将他那些活生生的成功案例写入自己的小说拿去发表的时候。特别是在小说的截稿期快要到了，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的时候，这种念头更为强烈。但我还是忍住了。这是我的自尊心。小说家不就是自己编故事吗？

我也埋头回到刚才看了一半的小说上，到了横川车站我已经全部看完了。小说的内容不是很理想。要是真壁直截了当地问我有什么感想的话，还真让我有点为难呢。

列车又开动了，我叹了口气将小说放进了包里，看着窗外的冰天雪地。要是北陆新干线一开通的话，窗外的风景就看不见了。想到这样的景色没有几次可以看了，心里不免有点伤感。

穿过漫长的过山隧道，马上就到了雪花飞舞的轻井泽车站。下了车到站台上，火村竖起黑色皮大衣的领子，点上了一支烟。

“这里果然在下雪啊。”

杉井往脖子上戴着围巾，走到我们身边。“只是飘点雪花，光是这点雪的话还不碍事。”

他与我一样双手插进口袋，抬起头望着乳白色的天空。东